

李景铭与《水西庄考》

叶修成

对于天津历史而言,李景铭的《水西庄考》是一篇重要的地方文献,它开创了系统研究水西庄的先河。

李景铭(1879—1950),字识之,后改为石芝,号曦斋主人,又号适园主人,福建闽县(今福州)人,光绪三十年(1904)恩科进士,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民国时财税专家、政府官员。

1944年10月,李景铭偶然读到查为仁的《蓬坡诗话》,于是对水西庄充满好奇,随后赴津借取高凌雯的《志余随笔》,两书互相参阅,开展了对水西庄的研究,最终写成《水西庄考》。

纵观水西庄研究史,比较而言,这篇文章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清朝末年,水西庄已经破败不堪。为保护和承续水西庄文脉,20世纪30年代,学者对水西庄开始了初步的研究工作。然而这些研究仅就个案问题进行了

探讨,成果多为短篇小文,不够系统化。而《水西庄考》则对关涉水西庄的问题作了多层面的考察,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编年考》《胜地考》《人物考》和《杂事考》。此文视野宏阔,时空交织,对系统研究水西庄,具有开创之功。

《水西庄考》除了主要参阅《蓬坡诗话》《志余随笔》之外,还引用了许多其他文献,如《清史列传》《国朝名家诗钞小传》《顺天府志》《重修天津府志》《续天津县志》《清稗类钞》《绝妙好词笺》《忠雅堂集》《蒲褐山房诗话》《雨村诗话》《随园诗话》以及严修的诗歌,等等。有些引文,甚至大段抄录原文,因而使得大量文史资料得以完整保存下来。

李景铭在引据文献时,对史料也进行仔细甄别,纠正了前人的讹误。如严修《题杨味云先生〈重修无锡贯华阁图册〉》诗注说朱彝尊、

赵执信、厉鹗等名流曾会聚水西庄。李景铭为此辩驳说:“严氏所未知何据,误遂闲堂为水西庄也。”此说正确。康熙间,朱彝尊、赵执信所聚之处是张霖的遂闲堂;乾隆时,厉鹗来津所游是查为仁的水西庄。遂闲堂与水西庄,两者鼎盛时期,前后相距三十多年。遂闲堂衰败时,水西庄还没开始营建。

《水西庄考》虽是不可多得的天津地方文献,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水西庄查氏与浙江海宁查氏,虽自称同族,但实际上两者血缘关系已很久远。两支同源异流,祖籍地在安徽休宁。北宋太宗时的查道是他们共同的祖先。宋仁宗嘉祐七年(1040),查铨从休宁迁出,水西庄查氏出自这一支。而海宁查氏的始祖查均宝是在元代至正十七年(1357)从婺源迁居海宁的。因此《水西庄考》所谓“为仁原籍海宁,与

查嗣璜、嗣庭、嗣璜辈为同族”的说法有欠妥当。

《水西庄考》所据《蓬坡诗话》为丁福保《清诗话》之节录本。相较《蔗塘未定稿》之《蓬坡诗话》,节录本每个条文都省略了一些内容,甚至还有窜改之处。如《编年考》“康熙十二年癸丑”条所引的节录本《蓬坡诗话》就将“雍正癸丑秋”改为“康熙癸丑秋”,由此,时间前移了六十年,导致了物非人非的错位。李景铭对所引文献的版本没有加以审慎地考量。李景铭对天津史地知识不是很熟悉,因而《水西庄考》中有些建筑发生了时空错位。如《胜地考》“柳墅行宫”条说:“水西庄自乾隆十三年改为行宫后,即名柳墅行宫。”柳墅行宫在城东海河对岸,建于乾隆三十年(1765);而水西庄在城西,两者根本就不是同一个建筑物。

组建了民乐队、管弦乐队、军乐队,并兼任燕京大学管弦乐队指挥。

1964年中国音乐学院建院后,张肖虎担任作曲系副主任。他创作的《刘胡兰》《长恨歌》《海盗船》《丝绸之路》《珠穆朗玛展红旗》《幻想曲》等一系列优秀音

乐作品,都突出了典雅、古朴、简洁、明朗的个性风格,同时概括了其“纯、清、精、新、真”的艺术美学追求。

1997年2月19日,张肖虎因病在北京逝世。从天津走出的张肖虎,为我国音乐教育事业和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音乐教育家张肖虎

张立巍

1957年,新中国第一部大型民族舞剧《宝莲灯》在北京首演,在舞蹈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成为中国民族舞剧的经典制作。这部舞剧的作曲就是音乐教育家张肖虎。

张肖虎,祖籍江苏武进,1914年生于天津的一个书香家庭。他自幼好学,兴趣爱好广泛。在南开中学学习期间,他除了学习成绩优异之外,还进一步发展了其在音乐上的天赋,并学会了弹六弦琴和吹萨克斯。1931年,他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就读,并在燕京大学音乐系选修,同时创作了声乐曲《声声慢》和五重奏《极乐吟》。

1937年,大学毕业回到

天津后的张肖虎先后担任耀华中学音乐教员、天津青年会音乐指导、天津工商学院音乐教授等职,并创办了音乐专修院、音乐学社等音乐教育机构,还组建了天津工学院管弦乐队、天津跃华中学合唱团、青年会合唱团等。他把众多音乐人才聚拢在一起从事艺术活动,并用演奏演唱古典名作和渗透着正义与激昂情绪的新作来抒发民众的爱国情怀,同时他还指挥演出了中外著名音乐家的音乐作品。他自己还创作了交响诗《苏武》、歌剧《木兰从军》《松梅风雨》等多部音乐作品,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抗战胜利后,张肖虎来到清华大学任音乐室导师,

津沽浮世绘

田恒玉



天津人管趁人不注意时见缝插针迅速干一件事叫“瞅冷子”。

旧时有街头缝穷者(代人缝补衣服的人),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难解内急,只能趁空闲或周围无人之

时到房后墙角等僻静处快速解决。后来这被人说成“瞅冷子”。

由今观古,可见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文明的进步。

法是黄河当时在今天津的“泥沽海口”入海。但是,据已故历史地理学家声之(范恩银)先生考证,当时在泥沽寨东侧约5公里处已有“蛟脐港铺”(今葛沽一带)。因此,宋代的黄河北流真正的人海口可能是“蛟脐港铺”而非“泥沽”,即泥沽所在的第2道贝壳堤在其形成后至北宋时的数百年至近千年间,堤的前面已经从地貌学家王颖院士的“水下三角洲”向上淤积出一片如李世瑜先生说的“泥岸”,那时的泥沽寨已是向陆地凹进的河岸了。

以上,基于历史地理学、地貌学界的考证以及我们的“障壁岛型贝壳堤—潟

湖低地”假说,从地质学角度论证了7000年以来的黄河北流过程。基本结论是:7000年前海侵达到最大边界后,黄河不可能从边界南段向正北流动。其次,黄河从最大边界中段和北段入海的原因,应从构造地质学方面再做进一步探索。而黄河约4700年前可能在天津市入海。约3100年前,黄河可能在天津市东侧入海。公元1048年—1127年间,黄河在葛沽一带入海。

津沽文丛

天津的河与海小考之四

古河入海口的考证

王宏

距今约2700—1400年前时,由三道平行支堤组成的第2道贝壳堤复合体出现于今无棣汪子岛—黄骅老狼坨子(黄骅港北侧天然高潮线处)—歧口—大港穿港路采土场(海景大道以东)—上古林(贝壳堤博物馆)—泥沽一线,海岸线随之推进到该贝壳堤复合体处。一种推断是约2400年前,黄河的入海口在今大港穿港路采土场一带。我们在那儿发现了西汉时期天津先民的捕鱼

遗址(夯土层、陶制炊器和盛器残片、铜钱、陶网坠、骨器、桃核甚至可能的陶质项链坠儿),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距现代海岸线最近、年代最久远(西汉)的先民用海遗址。

于公元11年—1047年在今黄河三角洲入海之后,黄河再次于1048年—1127年北流。已故历史地理学家邹逸麟先生等考证,在这80年间,黄河单行北流分三次在天津入海。通常的说

荣园最早的主人是“李善人”李春城,但“李善人”被天津人叫得最响的是其长子李士铭。李士铭掌管家业后,经常在荣园招待亲朋,还辟荣园为育牛所(另文介绍),彰显其善人的形象。

李士铭(1849—1925)字子香,少习举子业,受知于贺云甫大师,私淑王阳明,复得利于李二曲、孙夏峰诸书。平时身边置一编,记终日言行,后著成《国朝名儒学案》。其素精岐黄,积医书千余种,曾著《历代名医列传》。

李士铭为光绪丙子科举人,入仕为户部云南司郎中,被朝廷钦加三品衔赏戴花翎,覃恩一品封典。其在家中居长,早年操持家务。光绪六年(1880)退而家居,继承其父李春城留下的产业,经营盐业,又投资滦州矿务公司等。时天津知县王朴臣上任,准备成立乡甲局,登门造访李士铭,请襄办此事。李士铭细心擘画,仿吕新吾乡约保甲法,与严仁波(严修之父)、武子香等设乡约16处,“不三月境内大治,几有三代遗风”。光绪三十一年(1905),创办直隶国东、直隶等地官绅,力争天津浦铁路的路权。宣统二年(1910)带头组织宪政协议会,讨论地方利弊。被选为天津议会议长、顺直咨议局议员。

李士铭秉承先志,乐善好施,扩充寄生所,创办保生社、御寒社、保贞社。重修清修院,自办恤嫠会、救生会、蒙养义塾,联合公启征集寿文,编成《李子香先生七十寿言录》四册,使“先生善人之称溢洋乎中国矣”。

1900年,八国联军

入侵天津,河东一带村落被大火焚烧,妇孺逃难,无处栖身,李士铭在城内寄生所、贡院等处收留5000余人。还捐银一万两,创办义赈局,救济灾民。用银千余两,成立平果局,以惠贫民。还创办抬埋会,捐赠千余口棺材,捐助西营门外义地一块为庚子义园等。为应对灾后的瘟疫,设立施医局,其与名医张仲佳、徐龄臣到局诊病,救活无数。在天津城未交地方管理之时,天津道张莲芬以现洋10万两委托他承办赈务。其躬亲其事,严防漏洞,所费尚不敷八九百元。此外还多次捐钱,资助地方事业。联军占据之时,天津城府县文庙均被蹂躏。联军退后,府庙由官府重修,而县庙自大成殿以及两庑神牌皆由李士铭稽考祀典捐款修建。此外还捐建天津学宫、文昌祠、千福寺。捐办济社、延生社。筹设济良所、戒烟所、藏书室、小学校、惜字社。组织保商公司、保卫局等,为此“李善人”之称广为流传。

李士铭七十岁时,乡人严修、高凌蔚、刘嘉琛、王守恂、赵元礼、华世奎等联合公启征集寿文,编成《李子香先生七十寿言录》四册,使“先生善人之称溢洋乎中国矣”。

津门园忆之荣园纪事

曲振明

饭嘎子,又称饭嘎渣儿,它是老年间使柴火灶焖饭时,留在锅底的一层

●老口福

饭嘎子

杨世珊

也许,最初是不小心烧大了火,糊锅底了,却无意间成就了一道美食。

那年头儿,大锅焖饭,对于家庭主妇来说是驾轻就熟。有时,母亲为了给我们一个吃“零食”的惊喜,则会在铲饭前多加把火,并立即揭锅,而且往外铲饭时不是一铲子到锅底,而是故意在锅底留下点儿饭。铲完饭后,在那把火的作用下,满屋子即散发出焦而不糊的米香。这时一锅饭嘎子就要出“炉”了——一面是白白的米粒构成的网络花纹,另一面则是枣红色或金黄色的嘎儿,让人看着就馋涎

欲滴。这样的饭嘎子还没吃就闻到了香,吃到嘴里,酥脆滑爽,越嚼越香。

有的人家还会往饭嘎子上撒些白糖,说是更好吃。我妈妈则不以为然,认为那样坏了大米本身的香甜。我妈妈独辟蹊径,给我们搁过芝麻盐儿。芝麻的香是植物中最特殊的香,是其他香料替代不了的。将芝麻盐儿撒在饭嘎子上,那真是人间美味啊。

小时候的零食很少,能吃回饭嘎子就是极大地满足了;若是吃一回撒芝麻盐的饭嘎子,收获的幸福——六十多年过去了,想起来还激动不已。天津人都会吃,即使物质匮乏亦如此,这饭嘎子应该就是一种体现吧。